



# 肠子

**HAUNTED**

[美] 恰克·帕拉尼克 著  
景翔 译



《伊莎贝拉》《志明与春娇》  
导演彭浩翔鼎力推荐

本书的精彩程度，是你看后不好意思再告诉朋友，自己也有写小说。它的好，到这个程度时，你不禁要抚心自问，要是这故事掉在你的门口，你能够说得比他更动听吗？那不单单是文笔用字的问题，而是在说故事的过程中，透露资讯的次序和速度，如何在三言两语之间，就把整个画面点出来，并让人有看下去的冲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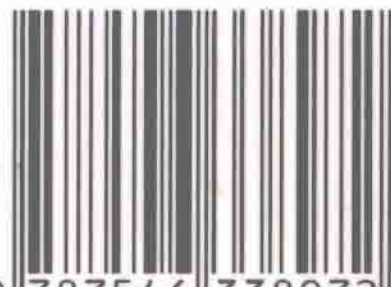
年轻作者总以为每个读者跟他都有血缘关系，非要成为他的忠实崇拜者，每个字都要读完不可，完全没有想过如何吸引人看下去，只是一直在喃喃自语，自读满纸。

满街都是这样的闷作，让恰克·帕拉尼克更见珍贵。

Funer  
菲 尼 尔

建议上架：长篇小说◎畅销小说

ISBN 978-7-5463-3897-2



9 787546 338972 >

定价：35.00 元

# 肠子

[美] 恰克·帕拉尼克 著 景翔 译

*Chalabnick*

HAUNTED by CHUCK PALAHNIUK  
Copyright: ©2005 BY CHUCK PALAHNIUK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DONADIO & OLSON,INC.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LABUAN,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0 Fuller Culture & Media Co.,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7-2010-2895号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肠子 / (美) 帕拉尼克著; 景翔译. —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0.11

书名原文: Haunted  
ISBN 978-7-5463-3897-2

I. ①肠… II. ①帕… ②景…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195367号

## 肠 子

---

著 者 [美] 恰克·帕拉尼克  
译 者 景 翔  
责任编辑 周海莉  
封面设计 徐 婕  
内文设计 灵动视线  
开 本 960mm×640mm 1/16  
印 张 25.75  
版 次 2011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发 行 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15-18号底商A222  
邮编: 100052  
电 话 总编办: 010-63103398  
发行部: 010-63104979  
印 刷 北京燕泰美术制版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

ISBN 978-7-5463-3897-2

定价: 3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角色	故事	概述
布兰登·魏提尔	狗龄计岁	一个被困在轮椅里的有钱人，那个废弃的剧院是他的财产，他还负责召集、主持这个“作家研习营”。尽管他看起来很老，其实他只有十三岁，他得了早衰症。他获得财产的方式，是可怜兮兮地说自己十八岁了还是个处男，获取同情、骗那些已婚的中年妇女跟他上床，然后敲诈她们。
	报废	
泰丝·克拉克	后制	一个家庭主妇，同时还是个失败的业余 A 片演员。她是魏提尔先生的助手，她的目的是搞清楚她女儿的遭遇——她女儿参加了前一次的“作家研习营”，自残、疯了。
	噩梦之匣	
	寻人海报上的孩子 卡桑卓拉	
圣无肠		一个异常瘦小的男人，在一次自慰事故中失掉了部分肠子。
大自然	足部按摩	一个足部反射区域顺势疗法的专家，曾受雇于某个专门以此从事色情业的机构。她参加“作家研习营”是为了逃避俄国人的追杀，因为她准备放弃自己的工作成为“杀手皮条客”的附庸。
美国小姐	演员休息室	一个怀孕的模特，试图通过在日间电视节目上推销健身轮而成名。
游民夫人 (艾芙琳·凯斯)	混迹下流	一个富有的女人，曾经跟丈夫一起假扮贫穷、无家可归的游民而缓解富有带来的厌倦感。当他们目睹了一次巴西大亨的继承人被残杀之后，越来越多的游民被残杀。她的丈夫被杀后，她参加了研习营躲避追杀。
诽谤伯爵	天鹅之歌	一个记者，谋杀了曾经的童星——他曾经的朋友。他陷害对方，说对方沉迷于色情、变童，从而写出获得普利策奖的新闻报道。
野蛮公爵 (泰瑞·费莱契)	野心	一个业余艺术家，常偷偷把自己的画放进博物馆。在帮助投资人杀害一位名画家之后，他也成了名画家。为了躲避相同的宿命，他参加了“作家研习营”。
否定督察	出亡	一个在警察局工作的社会工作者。她带了一只名为柯拉·雷诺兹的猫，这只猫与它的前主人同名。猫的前主人为了阻止警局的人利用工作的人偶发泄性欲而自杀。
无神教士	拳头下讨生活	曾经的士兵，跟许多自己的战友通过挨打、受羞辱募集资金，从而发起一场有关信仰的战争。
媒人	仪式	一个穿着像牛仔的男人。他雇佣了一个男妓来击碎他喜欢的女孩儿对于完美先生和完美爱情的憧憬，然后请求那个女孩嫁给了他。他的故事不是自传性的叙述，而是一个家族“笑话”，一个由纳粹时代而来的残忍的笑话，一句不为人知的家族密语。
保安会修女	民用暮光	一个教会中的女人，带着一个她杀过人也可能没杀过人的黑色保龄球。
杀手大厨 (李察·塔波特)	产品地位	一个专业的厨师，他谋杀了在媒体上批评他菜肴的美食评论家。他还写信威胁刀具制造商说，如果不同意他的条件，他将告诉全世界他杀人的刀就是他们制造的。
凶悍同志	斗垮斗臭	一个对其他女性的长相充满妒意的女人。她小时候，母亲总是不停地暗示她，她的父亲可能会对女性骚扰。但是，这从来都没有发生，却让她一生都对男人小心翼翼地防备。在她所主持的一个家暴妇女控诉会上对一个疑似变性人进行性侵犯之后，她也来到了“作家研习营”。
八卦侦探 (尤金·丹顿)	伤残	一个临时性伤残的工人，在痊愈后继续骗取保险公司的赔偿金。在杀害了一个保险取证员之后，他接替了那个人的工作，并几乎被另一个他监视的女人杀掉。
失落环节	论文	一个奇瓦纳族的人。据流言说，这个民族的人会变身为“野人”。
灵视女伯爵 (克莱儿·艾普顿)	牺牲之必要	一个可以通灵的女人。她杀害了一个古董店的老板，因为那个老板不让她碰一个据说装了玛丽莲·梦露流产婴儿的瓶子。现在她戴着假释人员的电子追踪器。
冻疮男爵夫人 (李珞依小姐)	热泉	白河旅栈的前雇员。她在试图解救不小心陷入热泉的同事时，失掉了嘴唇。
喷嚏小姐 (莉萨·鲁兰)	恶灵	一个致命病菌的携带者。她说自己身上有一种无法治愈的病毒，说自己是政府监控的病院逃脱的。

## 代序：鸣金收兵，且战且退

Christopher Priest

在《搏击俱乐部》和《日记》两本书的风潮之后，任何一位读者都不太可能是“不小心”地从书店里拿起恰克·帕拉尼克的书。但是，这种“不小心”依然应该被事先给予警示。最近的这本小说，显然不是为心脏脆弱的读者写的。

这本书由二十三<sup>①</sup>个小故事组成，每个故事前面都有一首诗阐明这个故事的主旨。这些故事由一些叙述性的文字串联起来。尽管整本书看上去结构比较零散（像是由二十几篇不同的故事组合而成），但实际上这些故事前后有着密切的关系。的确，其中有些作品可以当成独立的作品来阅读，但就整书来看，其根本仍是一个完整的、极具原创性的作品。

此书的行文走笔，本身就很特别。故事都以各自主角的讲述呈现在我们面前，却仍然有一种外人的窥视感。作者下笔谨慎，迂回婉转，读者在读到最后之前经常不会明白作者为何用如此多的文字铺陈。他的叙述性文字，总是充满了帕拉尼克独特的风格：文字平实，波澜不惊，却在最后时让你恍然大悟。叙述者并不是故事情节中的角色，整个故事由其参与者共同完成，却始终有一双我们看不见的手在那里，弄得好像这些故事与其参与者无关。但这并不是什么吸引人的噱头。这本书的风格，都隐含在从头至尾的故事之中。因其观看者的身份，叙述者反而成为一个附庸——读者也是。

在一个无名的城市，黎明前的街上，一辆巴士渐次接上它的乘客。没有人用真实的名字，却都有一个代号：美国小姐、凶悍同志、八卦侦探、否定督察、

---

① 因第一篇故事《肠子》不符合现行出版法规，故本书内未收录，本书内可见的有二十二篇。阅读《肠子》，请至 <http://madmad.me/>。

杀手大厨等。每个名字都是怪诞的，他们的共同点只在于都读到了这则“作家研习营”的广告：“抛弃你们的生活三个月。”

在上车之后，似乎只有三个人知道正在发生的事情：一个老态龙钟、坐在轮椅里的早衰症患者，体态丰腴的克拉克太太和司机圣无肠。事实证明，他们知道的并不比其他人更多，尽管他们已经被分配了各自的任务。巴士把所有人放在一栋空置的建筑旁，这栋建筑其实是一个废弃的剧院。剧院的门都关着，黑暗且让人不悦，“作家研习营”开始了。

逐渐地，黑暗袭来、寒冷袭来，食物短缺、净水短缺，甚至马桶都出现了各种问题。人们开始互相伤害，也开始毁坏这座建筑——然后，他们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有些故事看起来很虚假，像是人们的杜撰，有些故事却像是真实的人生。他们都处于不同类别的恐惧中。

帕拉尼克并不是一个喜欢将自己的写作意图阐述得很明确的作者，这种写作方式需要一种巨大的力量——他总是很善于激起读者的兴趣。作者在他设置的场景中暗暗摸索，几乎与书中的角色同时发现正在发生着什么。你不自觉地开始依赖他们获取信息，也不自觉地比他们更深陷于他们罪恶的行当。尽管作者貌似从未隐瞒什么信息，但悬念始终存在。

任何一个去过写作学校学习写作的人都会遭遇这样的情形：创作的时候，他们发现一切都是可以辨认的，都是他的生活领土范围内的发生。这是一种老套的角色塑造模式，旨在通过精细的描写来展示人物性格。因为在他们的作品研讨班里，所有的学生，甚至包括老师，都习惯于利用自己的经验来塑造角色：连环杀人狂，愤世嫉俗者，演员或者天才与白痴。

一旦读者开始感受到讽刺或者其他熟悉的氛围，帕拉尼克都会将这种感觉破坏掉。在他引用的爱伦·坡的《红死病的假面舞会》里的警句那里，其实我们可以找到一些线索：邪恶的灵魂被囚禁在城堡里享受宴会，而瘟疫正在门外蔓延。另一条线索则来自于日内瓦湖畔的狄奥岱堤别庄，那是拜伦、约翰·波里多利和雪莱这些人想要写一些恐怖故事的时候，就会去的地方。

现代的读者或许会立刻想到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作品。她的作品中，被枯燥生活缠身的角色一个个地现身，然后他们会被邀请去一个小岛或者乡间



小屋，再然后恐怖的事情便会渐次发生。类似的回忆甚至会让我们的想到旧时的恐怖电影：拉尔夫·理查德森在一个神秘的摄影棚中，穿着像是修道士的衣服，听着墙壁中被诅咒的灵魂的忏悔。《肠子》这本书给我们的感觉大概就是这两种感觉的结合。

甚至，快到结束的时候，我们不禁怀疑，帕拉尼克是在做一个真人电视秀吗？并行的故事线看起来是故意的。制造恐怖的制片人明显正躲在幕后，而剩下的参与者则等待最后的结果。很多之前的“选手”都不见了，他们或者回归现实被花边小报追踪，或是因为不合时宜而被彻底遗弃。墙壁上满是涂鸦，房间里杂乱不堪，连蛴螬都被当做食物吃掉了。幸存者争吵着如何分割他们幻想中的奖金。假象战胜了他们的理智，他们不想离开这个研习营，也不愿意去想外界真相究竟如何。如果我们把这当成一种复杂的反讽的话，在帕拉尼克之前的作家，很少有试图这样做的明显企图。

在这本书中，忏悔才是作者的最终主旨：阐释，自我评断，请求原谅。“不解释，不原谅”这种传统的说法貌似从来不是他们考虑的。当他们做出各种荒唐的举动（砍掉自己的脚趾和手指，吃人肉，甚至更糟糕）时，他们会通过故事说明这些行为的来源，详尽地叙述各种细节，想让大家知道。当你从《噩梦之匣》的心悸中终于冷静下来的时候，那些邪恶阴冷的感触会存放在你的心里，永远不会忘记。读者似乎是将自己浸泡在恐惧里，难以呼吸。

在所有的故事里面，《肠子》所表达的忏悔含义最为深刻。在读到这篇文章之前，我从来没有过类似的感受。帕拉尼克曾经在公众面前阅读此文，据说很多人被送进了急诊室。在某些词汇或者场景出现的时候，许多听众晕倒过去。当我们的感官因为垃圾电视和垃圾电影而逐渐变得麻木的时候，当恐怖袭击接二连三地成为报纸头条的时候，我认为自己面对恐怖的能力加强了很多。但读完《肠子》，我知道自己错了。尽管它并没有让我昏倒，但之后的午餐我的确是没心情再吃。那是一本出色的书里出色的一篇，也是今年最具原创性的文学作品。

（本文发表于英国《卫报》，谢仲伟译）



有太多的美，太多的荒唐，太多的“怪异”，  
还有一些恐怖，但一点也不会激起反感。

——埃德加·爱伦·坡，《红死病的假面舞会》

- 白老鼠 / 1  
秘密工作 / 15  
产品改良 / 33  
智库 / 51  
商业机密 / 77  
侵蚀 / 96  
待雇 / 111  
回顾 / 124  
工作内容 / 138  
杂语 / 165  
爱情顾问 / 184  
预审 / 211  
B计划 / 227  
期待 / 240  
美国人的假日 / 257  
进化 / 275  
短视 / 297  
赦免 / 311  
代言人 / 340  
证明 / 362

- 足部按摩 大自然的故事 / 17
- 演员休息室 美国小姐的故事 / 35
- 混迹下流 游民夫人的故事 / 54
- 天鹅之歌 诽谤伯爵的故事 / 79
- 狗龄计岁 布兰登·魏提尔的故事 / 99
- 野心 野蛮公爵的故事 / 113
- 后制 克拉克太太的故事 / 126
- 出亡 否定督察的故事 / 140
- 拳头下讨生活 无神教士的故事 / 167
- 仪式 媒人的故事 / 186
- 噩梦之匣 克拉克太太的故事 / 195
- 民用暮光 保安会修女的故事 / 213
- 产品地位 杀手大厨的故事 / 229
- 斗垮斗臭 凶悍同志的故事 / 242
- 伤残 八卦侦探的故事 / 259
- 论文 失落环节的故事 / 277
- 寻人海报上的孩子 克拉克太太的故事 / 290
- 牺牲之必要 灵视女伯爵的故事 / 299
- 热泉 冻疮男爵夫人的故事 / 313
- 卡桑卓拉 克拉克太太的另外一个故事 / 328
- 恶灵 喷嚏小姐的故事 / 342
- 报废 魏提尔先生的故事 / 365

## 白老鼠

这应该是个作家的研习营。原该是  
很安全的。

一个作家的租界，我们工作的地方。  
由一个叫魏提尔的垂死老人主持，  
结果却不然。

我们原该写诗。美好的诗篇。

我们这一群，他有才华的学生，  
远离普通的世界，闭关三个月。

我们彼此称呼“媒人”和

“失落环节”。

或“大自然”。愚蠢的代号。无谓的名字。

就如同——你小时候——给你

见到的植物和

动物取名字。你叫牡丹——有黏黏

花蜜而爬满

蚂蚁的——“蚂蚁花”。你叫牧羊犬：莱西狗狗。

但即使现在，你也还会叫某人是“那

一条腿的男人”。

或是“你知道，那个黑人女孩……”

我们彼此称呼：

“诽谤伯爵”

或是“保安会修女”

我们的名字根据我们的故事取来。给



彼此取的名字，  
根据我们的生活而非家世：  
“游民夫人”  
“八卦侦探”  
根据我们所犯的罪而非所做的职业：  
“圣无肠”  
以及“野蛮公爵”。  
根据我们的错误和罪行。和超级英雄的名字  
相反。

给真实的人取的傻名字。就如拆开破布娃娃  
发现里面是：  
真的肠子，真的肺，跳动的心脏，血。好多  
又热又黏的血液。  
我们原该写短篇小说。好玩的短篇  
故事。  
我们太多人，与世界隔离，关上一  
整个  
春，夏，冬，秋——那一年的  
一整个季节。

不管我们是什么人，老魏提尔先生  
根本不理。  
但他起初并没这样说。  
在魏提尔先生看来，我们是实验室的动物。一场实验。

可是我们原先不知道。  
真的，那只是个作家研习营，结果  
我们想做别的已经来不及，  
只能成为他的受害者。

## 1.

巴士开到凶悍同志说好在那里等车的街口时，她就站在那里，穿着一件军中剩余物资的厚夹克——深橄榄绿的——配上很宽大的迷彩裤，裤脚卷了起来，露出步兵的靴子。身子两边各放了一口箱子。头上那顶黑色扁帽戴得很低，看不出到底是谁。

“按规定是……”圣无肠对着挂在方向盘上方的麦克风说。

凶悍同志说：“没问题。”她弯下腰去解开了一口箱子上挂的标签。凶悍同志把那标签塞进橄榄绿色夹克口袋里，然后提起第二口箱子上巴士，留下一只箱子在路边，孤零零的，像个被抛弃的孤儿。凶悍同志坐了下来，说道：“好了。”

她说：“开车吧。”

那天早上，我们都留了字条。在天亮之前。提着我们的箱子，踮着脚，偷偷地溜出家门走下黑暗的楼梯，再走过黑暗的街道，只有垃圾车陪着我们。我们都没有看到太阳出来。

诽谤伯爵坐在凶悍同志的旁边，正在一个袖珍记事本上写着东西，眼光在她和自己的笔之间来回。

凶悍同志歪过身去看，一面说道：“我的眼睛是绿的，不是棕色的。我的头发天生就是这种赤褐色。”她看着他写下了“绿色”，然后说：“我屁股上刺了一朵小小的红玫瑰。”她两眼盯着由他衬衫口袋露出来的银色卡式录音机，还有那带网眼的小麦克风。她说：“不要写染头发，女人只会修或是改她们头发的颜色。”

坐在他们附近的是魏提尔先生，在那个地方，他那有老人斑而颤抖的两手能抓紧他那张折好的轮椅的铬钢架子。他旁边坐着克拉克太

太，她的胸部大得几乎像是搁在她腿上。

凶悍同志斜眼看着他们，贴靠着诽谤伯爵灰色法兰绒的袖子。她说：“我猜想纯粹是装饰。没有营养价值……”

就是这一天，我们没有看到我们最后一次的日出。

在下一个黑暗的街口，保安会修女站在那里等着，她举起她那只厚大的黑色手表说：“我们说好四点三十五分的。”她用另外一只手敲着手表说：“现在是四点三十九……”

保安会修女带的是一个假皮的提包，上面有背带，前面有块盖片，会啪的一声关起来保护放在里面的《圣经》，一个手工制的皮包，护着神的话语。

我们在城里各处等着巴士。在街角或是公车站的长椅上，等着圣无肠把车开来。魏提尔先生和克拉克太太、诽谤伯爵、凶悍同志还有保安会修女坐在靠前面的地方。

圣无肠拉动扳手打开车门，站在路边的是喷嚏小姐。她那件毛衣的袖子因为塞在里面的肮脏面纸而鼓了起来。她提起箱子，箱子里响得像在微波炉里爆开的玉米花。她踩着阶梯上车来，每走一步，箱子里都响得像远方有机枪在开火。喷嚏小姐看着我们说：“我的药，”她用力地摇了一下箱子，“整整三个月的用量……”

这就是规定只能带那么多行李的原因。这样我们才都能各适其所。

唯一的规定是每人一件行李，不过魏提尔先生并没有说多大或是哪一种。

游民夫人上车的时候，戴着一枚像爆米花大小的钻戒，手里抓了条牵狗的皮带，皮带拖着的是一个装了小轮子的皮箱。

游民夫人挥着手，让戒指闪闪发亮地说：“这是我先夫火化之后，做成的一粒三克拉的钻石……”

听了这话，凶悍同志俯身在诽谤伯爵正在写着的小笔记本上说：“拉皮是一个词。”

又走了几条街，经过几个红绿灯，拐了几个弯之后，等着上车的是杀手大厨，他带了一个翻模制作的铝箱子，里面放着他所有白色的弹性内裤和T恤，还有袜子，全都折得四四方方，紧得像折纸一样。再加上一整套大厨使用的刀具。它的底下，铝箱里装得满满的是一扎扎的钞票，全是百元大钞。加在一起重得让他得用两手提上车来。

再过了一条街，在一道桥下，绕过一座公园的另外一头，巴士停靠在并没有有人在等着的路边。那个叫“失落环节”的男人从路边的树丛里走了出来，怀里抱了一个团在一起的黑色垃圾袋，袋子破了，露出格子的绒布衬衫。

凶悍同志望着失落环节，却向隔壁的诽谤伯爵说道，“他的胡子看起来好像是海明威会开枪打的东西……”

那个还在梦中的世界，大概会认为我们疯了。那些还在床上的人，会再睡一个钟头，然后洗脸，洗腋下和两腿之间，然后去做他们每天做的工作。过他们每天过的，同样的生活。

那些人发现我们丢了，会大喊大叫，可是如果我们是登上一艘船漂洋过海去开始一个新生活，移民、垦荒的话，他们也是会大喊大叫的。

这天早上，我们都是航天员。探险家。在他们还在睡觉的时候就醒来了。

那些人会大喊大叫，但接下来就会回去侍候客人、粉刷房子、给计算机写程序。

在下一站，圣无肠打开了车门，一只猫跳上阶梯，沿着巴士两边座位之间的走道一路跑过去。跟在猫后面上来的是否定督察，嘴里说着：“他的名字叫柯拉。”那只猫的名字叫柯拉·雷诺兹，“不是我取的名字。”否定督察说，她身上穿的苏格兰呢的上装和裙子上沾满了猫毛。一边的衣领在她胸口鼓突出来。

“是挂在肩膀上的枪袋，”凶悍同志靠过去对着诽谤伯爵衬衫口袋里的录音机说。



所有的这一切——在黑暗中低语，留下字条，保守秘密——就是我们的冒险行动。

如果你计划困在一个荒岛上过三个月，你会带些什么？

先说好你所有的食物和饮水都会准备好，或者你以为是如此。

先说好你只能带一口箱子，因为人太多，而载你们去荒岛的巴士只有那么大。

你会在行李箱里装些什么呢？

圣无肠带了好多盒猪肉干和干的奶酪泡芙，他的手指和下巴上都因为沾了这些东西的盐粉而变成橘红色。一只骨瘦如柴的手把着方向盘，另一只手则把一个个盒子斜举着，将里面的东西往他那张瘦脸上倒。

保安会修女带了一购物袋的衣服，最上面放了个背包。

克拉克太太上半身俯在她自己那对巨大的乳房上，把丰满胸部像个孩子似的抱在怀里，问保安会修女是不是带了个人头来？

保安会修女把背包打开得让大家能看到一个黑色保龄球上的三个洞，说：“我的嗜好……”

凶悍同志盯着诽谤伯爵把东西写进记事本里，然后看了看保安会修女梳得紧紧的黑发，没有一绺由发夹里松脱出来。

“那个，”凶悍同志说，“就是修过的头发。”

我们的下一站，八卦侦探站在那里，把一架摄影机贴在一边眼睛前，拍摄开过来停在路边的巴士。他带来一叠名片分发给大家，证明他是个私家侦探。他那架摄影机像个假面具似的遮没了半边脸，他拍摄我们，一路由走道走到后面的一个空位去，摄影机上的聚光灯照花了所有人的眼睛。

又走了一条街之后，媒人爬上了车，一路留下沾在他牛仔靴上的马粪。手里拿着一顶草编的牛仔帽，一个帆布袋挂在他一边肩膀上，他坐了下来，拉开旁边的窗子，把一口棕色的烟草汁吐在拉丝钢制的